

梁启超谈修身

梁启超 著



SELF-CUL

TIVATION

修身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 ZHOU WENYI CHUBANSHE

梁启超谈修身

梁启超 著



大家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梁启超谈修身 / 梁启超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9.6
(大家讲谈)

ISBN 978-7-5500-3157-9

I. ①梁… II. ①梁… III. ①道德修养 - 中国 IV. ①B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90482号

梁启超谈修身

梁启超 著

选题策划	胡青松
责任编辑	余丽丽 辛蔚萍
书籍设计	方 方
制 作	何 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16 印张 16
版 次	201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1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3157-9
定 价	29.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8-53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 1 好 修
- 3 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
- 10 学生自修之三大要义
- 14 少年中国说
- 21 呵旁观者文
- 28 作官与谋生
- 35 过渡时代之人物与其必要之德性
- 38 论自尊
- 47 论毅力
- 57 论合群
- 63 论进取冒险
- 71 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
- 81 说 悔
- 85 说希望
- 90 自信力
- 92 成 败

95	怨天者无志
96	养心语录
97	“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
108	世界外之世界
113	人生目的何在
117	惟 心
119	慧 观
121	余之死生观
136	人生观与科学
143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152	如何造成一个学者
155	学问之趣味
160	美术与生活
165	最苦与最乐
168	敬业与乐业
173	知命与努力

181	为学与做人
188	孔子之人格
194	《曾文正公嘉言钞》序
196	陆王学派与青年修养
206	教育家的自家田地
212	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
219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227	梁先生北海谈话记
237	三十自述
244	给孩子们书

好 修

《楚辞》曰：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吾比年来所见人士，夙相期许者，往往不及数稔，便尔堕落。其堕落之形态，亦有两途：宦达于时，沈溺于声色货利，以此为天下之至乐，而弃所学所志若敝屣者，一也；潦倒不得志，则嗒然自丧，奄奄无复生人气，若已僵之蚕，旦夕待死者，二也。推原其故，岂由性恶，亦曰所以自养者无其具耳。凡人于肉体之外，必更求精神上之愉快，乃可以为养，此即屈子好修之说也。好修之道有二：一曰修德，二曰修学。修德者，从宗教道德上，确有所体验，而自得之于己，则浩然之气，终身不衰，自能不淫于富贵，不移于贫贱，此最上也。但非大豪杰之士，未易臻此造诣，则亦当修学以求自养。无论为旧学为新学，苟吾能入其中而稍有所自得，则自然相引于弥长，而吾身心别有一系着之处，立于扰扰尘劳之表，则外境界不能以相夺。即稍夺矣，亦不至如空壁逐利者，尽为敌据其本营而进退无据也。其道何由？亦曰好修而已矣。今日中国人心风俗之败坏，实为数千年来所无，此恶浊社会，正如一大洪炉，金银铜铁砾石，入者无不融化；又如急湍旋涡，入者无不陷溺。吾于芳草之变萧艾者，惟有怜之耳，

岂忍责之？且即吾身之能免融化能免陷溺否，尚不敢自保，又安能责人？惟吾辈正以处此社会之故，其危险之象，不可思议。愈不得不刻刻猛省，而求所以自卫。自卫之道，舍好修无他术矣。夫吾辈一二人之融化陷溺，似不足深惜，而不知国家之命，实托于吾辈少数人之手。弱一个则国家之元气斫丧一分，而此所斫丧者，皆其不可复者也。嗟嗟吾党，如之何勿惧。屈子又曰：固时俗之从流兮，又孰能无变化。又曰：人生各有所乐兮，吾独好修以为常。

原载一九一〇年《国风报》第十号

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

一曰立志。《记》曰：“凡学士先志。”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朱子曰：“书不熟，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志不立，天下无可为之事。”又曰：“学者志不立，则一齐放倒了。”今二三子俨然服儒者之服，诵先王之言，当思国何以蹙，种何以弱，教何以微，谁之咎欤？四万万人，莫或自任，是以及此。我徒责人之不任，我则盍任之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天下有道，丘不与易。”孔子之志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不被其泽，若己推而纳之沟中。”伊尹之志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之志也！“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范文正之志也！“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顾亭林之志也！学者苟无此志，则虽束身寡过，不过乡党自好之小儒；虽读书万卷，祇成碎义逃难之华士。此必非良有司与乡先生之所望于二三子也。朱子又曰：“立志如下种子，未有播莠稗之种，而能获来牟之实者。”科第衣食，最易累人。学者若志在科第，则请从学究以游；若志在衣食，则请由市侩之道。有一于此，不可教诲，愿共戒之。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立志之功课，有数端。必须广其识见，所见日大，则所志亦日大。

陆子所谓“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须先有智识始得”。此一端也。志既立，必养之使勿少衰。如吴王将复仇，使人日聒其侧，曰：“而忘越人之杀而父乎？”学者立志，亦当如此。其下手处，在时时提醒，念兹在兹。此又一端也。志既定之后，必求学问以敷之，否则皆成虚语，久之亦必堕落也。此又一端也。

二曰养心。孔子言：“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而孟子一生得力，在不动心。此从古圣贤所最兢兢也。学者既有志于道，且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而目前之富贵利达，耳目声色，游玩嗜好，随在皆足以夺志。八十老翁过危桥，稍不自立，一落千丈矣。他日任事，则利害毁誉，苦乐生死，樊然淆乱，其所以相撼者，多至不可纪极；非有坚定之力，则一经挫折，心灰意冷，或临事失措，身败名裂。此古今能成大事之人所以希也。曾文正在戎马之间，读书谈学如平时，用能百折不回，卒定大难。大儒之学，固异于流俗哉！今世变益亟，乱机益剧。他日二三子所任之事，所历之境，其艰巨危苦，视文正时，又将过之；非有入地狱手段，非有治国若烹小鲜气象，未见其能济也。故养心者，治事之大原也。自破碎之学盛行，鄙夷心宗谓为逃禅，因佛之言心从而避之，乃并我之心，亦不敢自有，何其慎也。率吾不忍人之心，以忧天下救众生，悍然独往，浩然独来，先破苦乐，次破生死，次破毁誉。《记》曰：“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反此即妾妇之道。养心之功课有二：一静坐之养心，二阅历之养心。学者在学堂中，无所谓阅历，当先行静坐之养心。程子以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今功课繁迫，未能如此，每日亦当以一小时或两刻之功为之。静坐时所课亦分两种：一敛其心，收视返听，万念不起，使清明在躬，志气如神；一纵其心，遍观天地之大，万物之理，或虚构一他日办事艰难险阻，万死一生之境，日日思之，操之极熟，亦可助阅历之事。此是学者他

日受用处，勿以其迂阔而置之也。

三曰治身。颜子请事之语，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曾子将卒之言曰：“定容貌，正颜色，出辞气。”孔子言：“忠信笃敬，蛮貊可行。”斯盖不得以小节目之也。他日任天下事，更当先立于无过之地。与西人酬酢，威仪言论，最易见轻，尤当谨焉。扫除习气，专务笃实，乃成大器。名士狂态，洋务膻习，不愿诸生效也。治身之功课，当每日于就寝时，用曾子三省之法，默思一日之言论行事，失检者几何，而自记之。始而觉其少，苦于不自知也；既而觉其多，不可自欺，亦不必自馁。一月以后，自日少矣。

四曰读书。今之服方领、习矩步者，畴不曰读书，然而通古今达中外能为世益者，盖鲜焉。于是儒者遂以无用闻于天下。今时局变异，外侮交迫，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通一国之书。然西人声、光、化、电、格、算之述作，农、矿、工、商、史、律之纪载，岁出以千万种计，日新月异，应接不暇。惟其然也，则吾愈不能不于数十寒暑之中，划出期限，必能以数年之力，使学者于中国经史大义，悉已透彻；根柢既植，然后以其余日肆力于西籍。夫如是而乃可谓之学。今夫中国之书，他勿具论，即如注疏、两经解、全史、九通，及国朝掌故、官书数种、正经正史、当王之制，承学之士，所宜人人共读者也。然而中寿之齿，犹惧不克卒业。风雨如晦，人寿几何？若从而拨弃之，则所以求先圣之道，观后王之迹者，皆将无所依藉。若率天下人而从事于此，靡论难其人也；即有一二劬学之士，断断然讲之，而此诸书者，又不过披沙拣金，往往见宝，其中精要之处，不过十之一二，其支离芜衍，或时过境迁，不切于今日之用者，殆十八九焉。而其所谓精要之一二者，又必学者于上下千古，纵横中外之学，深造有得，旁通发挥，然后开卷之顷，钩元提要，始有所获；苟学识不及，虽三复若无睹也。自余群书，数倍此数，而其不能不读，与其难读之情形，亦称是焉。是以近世学者，

四折處實畢見而我猶稱然自大氣然品敗非直不能知教亦且昧矣曰知至曰倭
陵園其宜也故國家欲自強以多譯西書為本學子欲自立以多讀西書為功此三
百種者擇其精要而讀之於世界書院之選國士進異之居可以預有所聞矣抑吾
聞英倫大書棚所藏凡八萬種有奇今之所高直九牛之一毛耳西國一切條教
雖舍備幾繁燭實為政治之本富強之祖今之譯出者何寥寥也彼中華教日出日
既愈變愈新者一出舊書盡廢今之各書譯成卒在二十年前版入觀之已為陳
言矣而以諸書之所謂學士大夫為方且詫為未見或乃矇目蒙色如不欲知嗚呼
豈人之度量相越迥如斯之未得其道也

一譯出各書都為三類一曰學二曰政三曰教今除教類之書不錄外其餘諸書分
為三卷上卷為西學諸書其目曰算學曰重學曰電學曰化學曰醫學曰天學曰地
學曰天學曰地學曰全體學曰動植物學曰醫學曰國學中卷為西政諸書其目曰
史學曰官制曰學制曰法律曰農政曰工政曰商政曰民政曰刑政曰憲法下卷為
雜類之書其目曰游記曰報章曰格致總論曰西人議論之書曰無可歸類之書

「明季」國初利艾南弗諸君以明縣見權用其所著書見於大學家道新法實書
查百數十種又製造局益知書等處請印未成之書百餘種通商以來中國人著

書以外其切實可讀者亦更有數十種括括實為益附卷

一西學各書分類最難凡一切政皆出於學則政與學不能分其若學能成一
學非合庶政不能舉一政則皆出於學則政與學不能分其若學能成一

一書可歸兩類者則因其所重如行軍測繪不入兵政而入醫學測風要術不入天
學而入船政化學衛生論不入化學而入醫學是也又如算學算學等書

原可以入電學原影奇觀色相圖與圖像多法等書皆可以入全學原機發觀與機
必以汽機新制等書原可以入汽學今皆以入工藝者因工藝之重無不推本於機

致不能盡取而各近其類也又如金石鑄刻與直隸碑學類又似歸地學類而皆
有不妥故歸之化學海運圖說似宜歸地學類又似宜歸海軍類而皆有不妥故歸

之類政此等門目亦頗費參量然究不能免參差之謂顧自七卷上錄以至一四庫
總目其門類之分合歸部之異同通人精思或竟疑訟至今未有落於定筆之難久

矣海內君子庶而教之為幸何如

一門類之先後因學之屬先惠而後實蓋有形有質之學皆從無形無質而生也故
算學重算為實化歷先算等次之天地人等物等類等字之類是國學小學

人事故事居焉西政之屬以通知國體為第一義故史學房產官制與政政所自出

虽或浏览极博，研究极勤，亦不过扬子云所谓“绣其帨帨”，刘彦和所谓“拾其芳草”，于大道无所闻，于当世无所救也。夫书之繁博而难读也既如彼，其读之而无用也又如此，苟无人董治而修明之，吾恐十年之后，诵经读史之人，殆将绝也。今与诸君子共发大愿，将取中国应读之书，第其诵课之先后，或读全书，或书择其篇焉，或读全篇，或篇择其句焉，专求其有关于圣教，有切于时局者，而杂引外事，旁搜新义以发明之，量中材所能肄习者，定为课分，每日一课。经学、子学、史学与译出西书，四者间日为课焉；度数年之力，中国要籍一切大义，皆可了达；而旁证远引于西方诸学，亦可以知崖略矣。夫如是，则读书者无望洋之叹，无歧路之迷，而中学或可以不绝。今与二三子从事焉，若可行也，则将演为学校报以质诸天下。读书之功课，凡学者每人设札记一册，分专精、涉猎两门，每日必就所读之书，登新义数则。其有疑义，则书而纳之，待问噩以待条答焉；其详细功课，别著之学校报中。

五曰穷理。瓦特因沸水而悟汽机之理；奈端因苹果落地而悟巨体吸力之理；侯失勒·约翰因树叶而悟物体分合之理；亚基米德之创论水学也，因入浴盘而得之；葛立里尤之制远镜也，因童子取二镜片相戏而得之。西人一切格致制造之学，衣被五洲，震撼万国，及推原其起点，大率由目前至粗极浅之理，偶然触悟，遂出新机。神州人士之聪明，非弱于彼也；而未闻有所创获者，用与不用之异也。朱子言：“《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近世汉学家笑之，谓初学之人，岂能穷凡物之理？不知智慧日浚则日出，脑筋日运则日灵，此正始教所当有事也。特惜宋儒之所谓理者，去实用尚隔一层耳。今格致之书，略有译本。我辈所已知之理，视前人盖有加焉，因而益穷之。大之极恒星诸天之国土，小之及微尘血轮之世界，深之若精气游魂之物变，浅之若日用饮食之习睹，随时触悟，见浅见深，用之既熟，他

日创新法、制新器、辟新学，皆基于是。高材者勉之。穷理之功课，每刚日诸生在堂上读书。功课毕，由教习随举目前事理，或西书格致浅理数条以问之，使精思以对；对既遍，教习乃将所以然之理揭示之。

六曰学文。《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学者以觉天下为任，则文未能舍弃也。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沈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温公曰：“一自命为文人，无足观矣。”苟学无心得而欲以文传，亦足羞也。学文之功课，每月应课卷一次。

七曰乐群。荀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易》曰：“君子以朋友讲习。”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直谅多闻，善相劝，过相规，友朋之益，视师长有加焉。他日合天下而讲之，是谓大群；今日合一堂而讲之，是谓小群。杜工部曰：“小心事友生。”但相爱，毋相妒；但相敬，毋相慢；集众思，广众益。“学有缉熙于光明。”乐群之功课，俟数月以后，每月以数日为同学会讲之期，诸生各出其札记册，在堂互观，或有所问，而互相批答，上下议论，各出心得，其益无穷。凡会讲，以教习监之。

八曰摄生。《记》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西人学堂，咸有安息日，得其意矣。七日来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此古义之见于经者，殆中西同俗也。今用之，起居饮食，皆有定时，勿使过劳。体操之学，采习一二。摄生之功课，别具堂规中。（以上八条，堂中每日功课所当有事，以下二条，学成以后所当有事，而其基础皆立自平时，故并著之。）

九曰经世。庄生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凡学焉而不足为经世之用者，皆谓之俗学可也。居今日而言经世，与唐宋以来之言经世者又稍异。必深通六经制作之精意，证以周秦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书以为

之经，以求治天下之理；必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证以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以为之纬，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必细察今日天下郡国利病，知其积弱之由，及其可以图强之道，证以西国近史宪法章程之书，及各国报章以为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夫然后可以言经世。而游历、讲论二者，又其管钥也。今中国所患者，无政才也。《记》曰：“授之以政，不达，虽多亦奚以为。”今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远法安定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院之意，与二三子共勉之。经世之功课，每柔日堂上读书功课毕，由教习随举各报所记近事一二，条问诸生以办法，使各抒所见；对既遍，然后教习以办法揭示之（凡在堂上问答皆以笔谈）。

十曰传教。微夫悲哉！吾圣人之教之在今日也。号称受教者四万万，而妇女去其半焉；不识字者，又去其半之半焉；市侩胥吏，又去其半之六七焉；帖括贱儒，又去其半之八九焉。此诚庄生所谓举鲁国皆儒服，而真儒几无一人也。加以异说流行，所至强聒，挟以势力，奇悍无伦。呜呼！及今不思自保，则吾教亡无日矣。今设学之意，以宗法孔子为主义。子贡曰：“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彼西人之所以菲薄吾教，与陋儒之所以自蔑其教者，由不知孔子之所以为圣也。今宜取六经义理制度、微言大义，一一证以近事新理以发明之，然后孔子垂法万世，范围六合之真乃见。《论语》记子欲居九夷，又曰“乘桴浮于海”。盖孔子之教，非徒治一国，乃以治天下。故曰：洋溢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他日诸生学成，尚当共矢宏愿，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斯则学之究竟也。传教之功课，在学成以后，然堂中所课，一切皆以昌明圣教为主义，则皆传教之功课也。

原载一八九七年《时务报》第四十九册

学生自修之三大要义

鄙人于两年前，尝居此月余，与诸君日夕相见，虽年来奔走四方，席不暇暖，所经危难，不知凡几，然与诸君之感情，既深且厚，未尝一日忘。故在此百忙中，亦不能不一来与诸君相见。

相去两载，人事之迁移，又如许矣。旧日之座上诸君，当有一部分已远游外国，而今日座中诸君，想有一部分乃新来，未曾相识。唯大多数当能认此故人。今对于校长及各教员殷勤之情意，与乎诸君活泼之精神，鄙人无限愉快。聊作数言，以相切磋，题为《学生自修之三大要义》。

(一) 为人之要义。

(二) 作事之要义。

(三) 学问之要义。

第一为人之要义。古来宗教哲学等书，言之已不胜其详，唯欲作一概括之语以论之，则反省克己四字，为最要义。反省之结果，即人与禽兽之所由分也。生理作用，人畜无异焉，如饥而思食，渴而思饮，劳而思息，倦而思眠。凡有血气，莫或不尔。唯禽兽则全为生理冲动所支配，人则于生理冲动之时，每能加以思索，是谓反省。反省而觉其不当，则收束其欲望，

是谓克己。如饥火内煎，见有可食之物，陈于吾前，禽兽则不问其谁属，辄攫而食之。人则不然，物非所有，固不能夺，即所有权乃属于我，亦当思所以分惠同病之人，此道德之所由生也。《论语》所谓吾日三省吾身，又曰而内自省也，又曰内省不疚，皆申明此反省之要义。凡事思而后行，言思而后出，此立身之大本也。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亦因其具有此种能力，唯必思所以发达之而已。此似易而实最难，唯当慎之于始。譬如以不诚之举动欺人，以快意道他人之短长，传播以为谭柄，此人类之恶根性。自非圣哲，莫不有之。若放纵而不自克，便成习惯，循至此心不能自主，堕落乃不知所届。古来圣贤立教，不外纠正人之此种习惯。唯不自省，至此恶性已成，习惯曾不自觉，则虽有良师益友，亦莫能助也。诸君之年龄，在人生最有希望之时期，然亦为最危险之时期。大抵十五二十时，乃终身最大之关头，宜谨慎小心，以发达良心之本能，使支配耳目手足，勿为耳目手足所支配。事之来也，可行与否，宜问良心，良心之第一命令，必为真理，宜服从之。若稍迟疑，则耳目手足之欲，必各出其主意，而妄发命令，结果必大错谬。譬诸受他人之所托，代保管其金钱，良心之第一命令，必曰克尽厥职，勿坠信用也，若不服从此命令，则耳目之欲，必曰吾久枯寂，盍假此以入梨园，口腹之欲，必曰吾久干燥，盍假此以访酒家。如是则良心之本能，竟为物欲所蔽矣。小事如此，大事亦何独不然？历史上之恶人，遗臭万世，然当日其良心之第一命令，必无误也。人之主体，乃在良心，须自幼养成良心之独立，勿为四支五官之奴隶。身奴于人，尚或可救，唯自作支体之奴隶，则莫能助，唯当反省克己而已。

第二作事之要义。大抵各人之所受用，固自有其独到处，未必从同。若鄙人则以“精力集中”四字，为作事之秘诀，以为必如此，其力乃大，譬诸以镜取火，集径寸之日光于一点，着物即燃，此显而易见者也。凡事不为则已，为之必用全力，乃克有成。昔有一文弱之孝子，力不能缚一鸡，父